■嗑书成瘾

窃火者的礼物

今年夏天,《 世界文学》杂志社在乌鲁木齐举办了“ 世界文化中的和谐主题”学术研讨会,我在发言时说:“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也许可以分成这么两类:读《 世界文学》 的与不读《 世界文学》的。我相信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家。”此话引起了许多与会者的共鸣。窃火者、桥梁、拿来主义、文学启蒙……这些词汇用在《 世界文学》身上是毫不过分的。现在,这位窃火者为我们送来了一份令人惊喜的礼物:《〈 世界文学〉50 年诗歌散文精选》, 包括诗歌卷《 水怎样开始演奏》和散文卷《 偷听谈话的妙趣》。

这是两本给人带来无限阅读享受的书。形式感很好,礼品包装,图文结合,用纸考究, 在视觉上有一种新的美感和冲击, 是书籍装帧艺术的一次突破。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 体现了一种开阔的视野, 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这些诗文是从《 世界文学》300 期的 6400 多万文字中精选出来的, 是精选中的精选。与现有的任何一种世界诗歌和世界散文选本相比,都丝毫不逊色,而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好的翻译是一种最佳的移植、对位和呼应。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要求的信、达、雅,更是对译者鉴赏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次综合考验。因为好的译笔是再创造,开拓了一种文学在母语世界之外的可能性, 成为文学与文学、心灵与心灵之间的“ 桥”。这套书中有许多这样的“ 桥”——作者与译者之间的“ 桥”:莎士比亚与卞之琳,泰戈尔与冰心,朗费罗与查良铮,惠特曼与徐迟,歌德与冯至,布莱与王佐良,达·芬奇与朱光潜, 福克纳与李文俊……大师的诗文, 大家的译笔。这使《〈 世界文学〉50 年诗歌散文精选》成为值得我们信赖的书。

“ 在人迹不到的溪径上,/ 池塘边缘的草木中,/ 避开了那种炫耀自己的生活,/ 避开了一切已经颁布的标准,/ 避开了欢乐、利润、顺从,/ 太长久了, 我用这一切饲养我的灵魂……”这是惠特曼 41 岁时写下的诗,渴望一种“ 并不炫耀却包罗万象”的生活,它好像是写给我的 41 岁的。而在读到危地马拉诗人阿斯图里亚斯的《 死去的父母》时, 我的感动久久地停在那里:“ 有生命的一切, 哪里会有死亡?/ 死亡是虚构的谎言, 因为一切人都将在无数的后代中重生。// 种子用秘密的钥匙把坟墓打开。/ 我的父母永远活在/ 风、雨和飞鸟的心中。”

而两位选编者对诗文的点评,寥寥数语,精彩独到,常有点睛之笔。如高兴先生在谈到惠特曼和阿斯图里亚斯上述两首诗时分别写道:“ 有人说惠特曼的诗像演说词、意大利歌剧和他最心爱的大海。有道理。”“ 在爱的光芒中,死亡成为‘虚构的谎言’。”

有一位新疆的小说家曾劝我不要写诗了, 因为按照他的说法, 写诗是没有出路的。在这里,我想引用泰戈尔《 孟加拉风光》 中的话来回答他的好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写着一页一页的散文也没有给我以写一首诗那么大的快乐。一个人的种种感情,在诗歌上就能以完美的形式来表达, 就仿佛能用指头拈起来似的。但是散文就像满满一袋松散的东西,又沉重又笨大, 不是随便地提得起来的。……如果我能一天写一首诗,我的生命将在一种喜乐中度过;虽然我侍弄诗歌已经有几个年头,但它还没有被我驯服起来,还不是那种让我随时套上马头的飞马!”

当我们在面对身边的问题时, 常常是可以用《 世界文学》 来作出有力的回答的。因为它包含的智慧和思想, 已远远超出一本中文杂志的容量。

普罗米修斯并不遥远,他正行走在我们身边! **沈苇**

■慧远说书

比野史可读 比正史可信

我读《 大唐帝国》,首先即被作者条理清晰、要而不繁的历史叙事所吸引,作者重视史实, 却并不拘泥于正史,他显然更善于利用散落于正史之外的民间史料来还原历史细节,所以,他笔下的唐史固然不乏本诸野史之嫌,却往往比正史有着更高的可信度,称得上是游走于正史与野史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既把故事讲述得惊心动魄,又将历史的玄妙之处阐发得淋漓尽致。说来惭愧,陈舜臣虽然在海外名气极大,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所读过的陈氏作品也只有一部《 大唐帝国》。不过,仅就这部作品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不愧有“ 中国权力游戏的人性白皮书”之誉,而作者本人,也完全当得上柏杨先生所谓的“ 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 使斑斑史迹,变成生龙活虎”之评价。

《 孽海自由花》的副标题是“ 一代名妓赛金花出走以后”,讲述一代名妓赛金花的传奇故事。作为活跃在十九世纪末年至二十世纪初年的一代名妓,赛金花一直就是一位备受大众关注的人物, 当然,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她的身份和她的美貌,她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所表现出来的侠肝义胆,以及她与德国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更容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颇为难得的是,本书的作者不仅仅讲述那些有关赛金花的“ 八卦”故事,同时也对赛金花的个性与人格进行了全方位描述,他说:“ 做妓女卖的是性, 而非自由, 当然很大一部分妓女,对于自由还缺乏自我意识,是连性和自由一起卖的,但有了自由意志的妓女,则卖性以求自由。”

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的“ 闲情书坊”, 是几位读书界的同道中人偶然一次小酌闲聊的结果,这套书追求的是一种古典蕴藉的文化品位,一种闲适自然的生活情趣,其目的则是为了“ 要让现在的所谓白领小资波希米亚们知道除了咖啡红酒之外的别情别趣”。如果说去年推出的《 李渔说闲》执著于趣,那么今年推出的《 汤显祖说情》则明显执著于情。汤显祖的爱情观在明末可谓惊世骇俗,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作者以此书献给曾经爱过或正在爱着的现代人, 既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人类曾经有过这样古典的爱情, 也是为了在他们心中,重建一个古典爱情的后花园。 **慧 远**

■且尝且 high

万恶的简约主义

洪晃是个有意思的人,有趣也有想法; 同样的,洪晃的文字也是有意思的,同时也有趣也有想法。《无目的美好生活》是她的新书,她说,“我是一个喜欢发现并享受生活中的‘好玩’的人;一个喜欢找乐的人。找乐既是生活态度,又是生存状态。”读她的文字,就像和她说话一样,不用板着面孔,你怎么轻松怎么来。

从原则上讲, 我是个赶时髦的人,所以当简约主义风行一时的时候,我当然也紧跟了一阵子。在那几年,我的生活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我变成了一只小狗,天天追着自己的尾巴转: 哦,这个杯子不洗影响厨房整体美观;啊,那个花瓶里面的花颜色不协调; 哎呀,谁把一张纸放在书桌上,显得乱;总而言之,生怕任何一丝生活迹象污染了我的高级简约环境。前几天,我认真翻了一下外国的家居杂志,发现简约主义终于过时了。谢天谢地,设计统治生活的时髦告一段落。

这简约主义是设计师当道的设计霸权主义, 是美学里面的法西斯主义。从前,设计师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生活, 简约主义把这个概念翻了个跟头, 生活跟着设计走, 弄得我这个贪图舒适的人被折磨得每隔三分钟收拾一趟屋子。我总结了一下,简约主义的罪恶有三条:

第一、主人是多余的。

所有简约主义的房子里最好别住人, 一住人就影响了这里非常干净的线条; 卧室里不能留下睡觉的痕迹, 被子要铺得比当兵的还有棱角;客厅里不能扔很多花枕头、毛毯之类的东西,不然和搁屁股的沙发不匹配;厨房更不能有任何做饭的迹象, 特别是中餐,这么繁琐, 要切这么多东西,把吃的东西弄得到处都是,这怎么可以呐。除了那盘颜色搭配的水果,厨房里难道要有吃的东西吗?你的房子如果简约了,那你就是第一个被简约出去的东西。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破坏风格,污染环境,所以最好你不要在你的简约房子里随便乱动。

第二、态度是冷酷的。

有一本书, 简约盛行的时候在美国也流行过,叫《 美国神经病》(American Psycho),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简约主义疯子,他连所有遥控器都安排了摆放的位置,错位了一厘米也能觉察出来。他的房子都是黑、灰、白的颜色,不能有任何暖色,不然他会喘不过气来。他的西装按照颜色从深到浅在衣柜里排放,他的所有女朋友不许过夜,做爱完毕马上换床单。只有这种酷哥才是简约的榜样。

第三、这是有钱的坏人玩的东西。

仔细分析一下好莱坞电影,比如《 与敌同床》《 够了》, 这里面的坏人都是简约主义的忠实追随者。特别是《 与敌同床》里面的那个丈夫, 连厨房柜子里的罐头都得稍息立正, 有一个歪了就抽老婆两大嘴巴子, 非常过分。但是玩得起简约的都是有钱人,房子要大,东西要贵, 五六十平米里面是玩不起来的,除非干脆睡地板。

简约主义走了, 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衣服可以乱扔,碟碗可以不洗,天天炒菜……这才叫舒服日子。

洪晃 文(摘自《无目的美好生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失去西施后的范蠡

央视 “百家讲坛”重头戏“品读《史记》”热播在即。继《三国》热、《论语》热之后,《史记》又将成为新的阅读热点。河南大学学者、杂文作家郭灿金、许晖以他们新奇、别致的现代观念和近乎无厘头的语言逐一品评《史记》中的人物、事件,深刻、犀利;谈古鉴今,痛快淋漓;风趣、幽默,新编妙解,让人捧腹。《趣读史记》是“百家讲坛”的文字版。

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献给吴王夫差的西施到底是死是活,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吴越故事中的西施其人,《 史记》 中并没有任何记载。直到东汉时期的《 吴越春秋》,才出现她的俪影:吴亡后,“ 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请注意,这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东西:“ 鸱夷”。鸱夷,就是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越王勾践把西施装进“ 鸱夷”,压上石头,投之于江。至于民间盛传的西施和范蠡相恋的故事,惟一的记载是东汉《 越绝书》:“ 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西施到底是鸱夷沉江,还是与范蠡同泛五湖,像童话中一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似乎成了一个谜团。善良又善于自欺的民间选择了后者。

可是,《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范蠡的结局却与同泛五湖的传说迥然不同:“ 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请注意,这里又一次出现了“ 鸱夷”这种奇怪的东西!根据司马迁的记载, 越灭吴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 鸱夷子皮”,前往齐国。“ 鸱夷子皮”就是皮袋子。一个人好好地姓范名蠡,后来离开齐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国的时候改名叫皮袋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 鸱夷子皮”,这是什么样的名字呀! 难道复姓“ 鸱夷”,名“ 子皮”? 这一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鸱夷沉江之后,因此毫无疑问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

西施鸱夷沉江, 范蠡痛不欲生。逃亡途中,浮舟于湖上, 为了纪念刻骨铭心的爱人, 范蠡抛弃了基本的更名原则, 姓名不分地叫自己“ 鸱夷子皮”,以致西施死命的鸱夷为名。爱情, 只有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才能解释如此离奇的举动, 也才能稍稍抚慰一颗破碎的心。

西施死后, 范蠡心如死灰,一霎间消灭了所有的雄心壮志。要复仇吗?西施已不能复生。况且越王有恃无恐,灭吴的强大军队还等着称霸天下呢。

范蠡出走, 万念俱灰,浮舟临江, 自号“ 鸱夷子皮”, 自此之后,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想到以后的生计,苟活的余生,范蠡喟然而叹曰:“ 计然献了七条计策,越国仅仅用了其中的五条就打败了吴国。既然用来治国很有效,我要用这七条计策来治家。”计然是范蠡的老师, 名叫辛文子,是晋国逃亡公子的后代,是一个大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技术精湛的“ 相者”。范蠡用计然传授的方法,到山东定陶去经商,因为他认为定陶是天下的中心,与四方的诸侯国四通八达,货物交易起来十分便利。范蠡的方法是治理产业, 囤积居奇,但是随机应变, 应时逐利,而不是苛求他人。他认为善于经营致富的关键是:能够任用贤人,懂得把握时机。

在十九年的时间里,范蠡三次赚了千金之财,两次都散给了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到了晚年,范蠡精力衰竭,把产业委托给了子孙,变成了家族式的企业。子孙们继承了他的产业, 继续滚雪球式地发展,终于有了家财巨万。

范蠡化悲痛为力量,把失去西施的悲痛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成了千万富翁,以致今天的生意人都供奉着陶朱公的牌位和画像。

郭灿金 许晖 文(摘自《趣读史记》崇文书局)

■鲜书候尝

《锁春记》

作者:张欣
制造:作家出版社
品种:小说
新鲜度:2007 年 1 月
舌尖辨味:本书讲述了一位中年成功男士——金融界精英庄世博与三个性格、背景各异的女性之间的恩怨纠缠。作者敏锐地把握住了现代社会女性面临的压力和困惑、迷情与抑郁,是一部关注现代女性心理世界、充满人性关怀的小说。

《所以》

作者:池莉
制造:人民文学出版社
品种:小说
新鲜度:2007 年 1 月
舌尖辨味: 本书从近四十年的政治与社会的历史变迁中, 展开一个知识女性叶紫追求生命和生存尊严的故事。叶紫的人生充满否定、疑问和矛盾,在与亲人、男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中, 不停地寻找自己的存在价值。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

作者:葛先才 李祖鹏
制造:团结出版社
品种:纪实
新鲜度:2007 年 1 月
舌尖辨味:衡阳会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打得最好的重大战役之一,一万七千个中国守军,居然打死了近五万名日军,并坚守阵地达四十七日之久,这场血战的守军将领是方先觉军长和葛先才等三个师长。死里逃生的葛先才在晚年秉笔直书,留下了这本用血肉撰写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东京塔》

作者:[日] 利利·弗兰克
制造:中信出版社
品种:小说
新鲜度:2007 年 1 月
舌尖辨味:日本“哭泣小说”的代表作品。作者以淡雅而又真实感人的笔触,描述了发生在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寻常小事,母子之间深深的情感也随之溢出。因为各种生活细节令读者感同身受,本书在日本赚取了读者的大把眼泪。